

马平接受《文学报》记者专访

《塞影记》里有巴蜀性格的深情大义,有无数你我的倒影

如今秉持现实主义写作立场的作家,已然找到了书写“中国故事”的辽阔热土,他们从不同路径进入乡村和历史之中,寻找百年中国的精神底色,其中四川作家马平最近推出的长篇新作《塞影记》为这一书写打通了新的密道。

密道,不仅是其新作中重要的故事发生之地,也是马平借百岁主人公回望“中国故事”的叙事独特之处。正如他在和记者交流过程中表示,支撑起百年中国形象的,固然有不同的典型人物和个性气质,但更需要作家开拓不同的讲述方式去传递。他让读者相信,那个主角不仅充满了巴蜀文化的性格,也流淌在无数现代人的精神大河之中。

促狭的小天地里也能走出长风浩荡的人生

记者:现当代小说里有许多人物形象是具有家国百年史象征意味的,现在多了一个《塞影记》里的主人公雷高汉,这部小说的写作缘起来自哪里?

马平:我们四川武胜县有一个宝箴寨,是一座集防御和居住为一体的建筑,“全国罕有,蜀中一绝”。几年前,我去那里采风,第一次跨进它那已开合百年的大门,就有了为它写一部书的念头。结果是,别的创作计划一再抢先,它被一再搁置。2019年10月上旬,我去了长春,紧接着又去了重庆,无论是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还是在重庆朋友的山间别墅,我都不时想起宝箴寨,并且让它有了“鸿祯寨”这个新名字。我知道,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把那座别墅请下了山,让它和鸿祯寨近距离相望。我想听一听,新旧不一的两座建筑会有什么样的对话,结果,雷高汉从大小不等的两座建筑里同时走了出来。

记者:小说里的鸿祯寨呈现出一个巨大迷宫的感觉,主角们在其中隐藏安身,隔绝了外部世界的纷扰,有一句话说“望哨楼不知挡住了多少星星,让天上乱成一团。”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大戏台,极具寓言化,读者仿佛是看戏中戏。

马平:我至今去过三次宝箴寨,每次都会到那个戏台上站一站。小说中的戏台和宝箴寨中的戏台一样,都在庞大建筑的中心位置,望哨楼高耸其上,它也是所有隐喻的中心。尽管我在写作不时会想到它,但我知道我不是要演戏。鸿祯寨确如迷宫一般,里面曾经住过很多人,但我只有一个机会,就是让雷高汉来说他自己的故事。这一点倒像是戏了,千军万马不能涌到台上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辜负历史和现实给我的馈赠。还有,那一座在岁月中一直朝下看过来的戏台,但愿我是看清了它。

记者:我看到扉页上用了叶芝的爱情诗句,整个小说的故事主线也是雷高汉回溯回望几段不同时期的爱情与亲情,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给人的感觉是被动等待命运的力量大于主动追寻的力量,这基本建立起了人物形象的可信感和真实感。

马平:“爱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这三行诗出自叶芝的名篇《当你老了》。雷高汉在《塞影记》中出场时已经107岁,他对我们诉说了他那即将告别的一生。他一生都在追寻,更一生都在等待,用漫长的等待过程来刻画他那顽强的生命线。他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勇敢的大人物。但是,如果我一味地让他朝着追寻的方向猛冲猛打,一味地脱离时代而拔高他,反倒会让他降低到虚假的行列中去。他拖着生命中的那一段暗道,在一个促狭的小天地里行走了一百年,却也一样走出了长风浩荡的人生。

记者:雷高汉的出场方式也很特别,小说的叙述声音有两种,一个是身为作家的“我”观察和介绍着鸿祯寨,一个是雷高汉回忆九十九年前的

故事,两种真实与虚构的声音不断交织,还内置了多处悬疑解扣的方式,看得出你为了阅读节奏的明快细致考虑了叙事结构问题。

马平:《塞影记》共十三章,当下内容七章多于回忆内容六章,容量却是回忆大于当下。这些章节相嵌相生,我刻意让它们保持了一种庄重的对称。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过往岁月不过是主人公在今天的回忆。我在创作阶段有一个担心,那些悬疑丛生的回忆可能会让小说滑入某种俗套,或者直接成为某种戏文,所以不断回到当下去调控。我知道,再好的小说,也有可能被让人喘不过气的情节拖垮。所以,为了保持阅读节奏的舒缓,我让每一节的体量也维持在一个相对匀称的水准上。

记者:还想再多说一下阅读感受的问题,这部小说的语感是诗意流淌的,在新书发布会上,诗人蒋蓝说“马平通过一个很复杂的暗道,把地下的东西又放到了天上”。当然,诗意的句子也意味着地方方言的弱化,这之间你是如何取舍的?

马平:我在四川土生土长,却在创作之初就对四川方言有着某种警惕,因为年轻一代已经不再使用那些土话,把土话说出来写出来他们都不一定懂。方言过多过滥,倒有可能对真实性构成伤害。但是,那些一目了然而不需要注释的方言土语,那些生命力旺盛的方言土语,我也不忍割爱。我不是诗人,没有写过现代诗,但我常说诗歌是我小说的修辞。诗意,在我看来,几乎就是语感的同义词。干脆说,在我这儿,诗意就是语感,语感就是诗意。没有诗意,我可能不会写作而去干别的。所以,方言可以不要,诗意我却会寸土必争。不过,写小说毕竟不是作诗,而诗意就算是大个儿的萤火虫,也不是随便就能捕捉得到。

通过我的一笔一划,描摹巴蜀性格的大致模样

记者:雷高汉这样的人物身上有种幸运的幸存感,他没有主角的气质,身边都是一些有主角光环的人物轮番登场,到最后却是这个生于辛亥年的逃难孩子活到了最后,“我”一再被冷落,又一再被关照。”这里面有一种辛酸而感佩的生存智慧。

马平:《塞影记》写了半年,但在酝酿阶段我就和自己杠上了,主人公一定不能让人似曾相识。事实上,我对“典型人物”一直穷追不舍,自认为《草房山》中的李安乐和《山谷芬芳》中的青云起都可以贴上这样的标签,还有《高腔》中的米米兰。雷高汉自己也说,如果是一出戏,他连一个帮腔都算不上,但我们看过了那些大戏,却还得回头对他高喊一声:“威武!”岁月总会亏欠一些人,也总会拉扯一些人,雷高汉虽然没有说过“吃亏是福”这样的套话,但凭着他说出了“一再被关照”这样的话,可见他的骨子里有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亘古不变的观念。他曾经让字逼进了另一条长不见头的暗道,但他没有说一句责怪字的话,相反,他说他不信命而信字。没错,这是一种在磨难中而没有泯灭的生存智慧。

记者:新作涉及到的地方志写作是这些年来被文学界所重视的,而且越来越深挖不同地方蕴藏的文化资源,小说里用了很多川剧和戏腔台词,之前脱贫攻坚主题的作品《高腔》也有较多体现,川剧的化用在你看来有哪些优势?

马平:我夫人生于川剧世家,因此近水楼台,我有许多方便接触到既受“冷落”又受“关照”的川剧。事实上,我对川剧说不上有什么研究,我不是有了充分准备之后才去写《高腔》的,《塞影记》也一样,我是需要写它才又去做了功课。我的书橱里有一摞川剧本子,纸页早已泛黄,但这并不是川剧的本相。川剧不是已经埋在了故纸堆里,不是读读本子或是泡泡剧场就有了写它的底气。川剧我也就化用过两回,上回是《迎贤店》,这回是

《翠琴记》。我不敢说川剧化用起来有某种优势,只能说是赶巧了,今后还有没那个运气就不好说了。我倒是想到川剧时想起一副对联,那对联挂在成都平原的一座旧戏楼上,上联是“欲知世上观台上”,下联是“不识今人看古人”。我想,天底下不知有多少戏楼都挂着这副对联。

记者:借助一系列地方文化资源,作家笔下呈现的个体精神是不同的,陈忠实偏于苍凉,余华偏于冷酷,同是写巴蜀文化的作家李劫人、马识途也各有不同,我在这部小说里读到的是一种温暖坚韧的质地,这大约也是你的作品里一以贯之的。

马平:我曾经听到一个批评,说我对笔下的人物不够“狠”。我当然知道,这个批评没有恶意,但我已经决意将我的温情路线走到底。我在长篇《草房山》中还是有一点“狠”的,但到了长篇《山谷芬芳》和中篇《我在夜里说话》《高腔》《我看日出的地方》等作品中,我离那个“狠”字就愈来愈远了。我的成长经历,我的家庭背景,都只会让我释放更多的善意。还有,我的个性,我的见识,总会让我在岔路口拐上有亮光有歌声的一条路。我当然知道,这条路要走向人性或是生命的深处可能更难,但已经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从没有想过折身而返。我并没有要建立巴蜀人物谱系的雄心,但我试图通过我的一笔一划,描摹巴蜀性格的大致模样。我目力所及,或者说我想象所及,蜀地男人就是雷高汉们,蜀地女人就是米米兰们丁翠香们虞婉芬们。事实上,雷高汉一直在跟自己斗“狠”,那些好女人们也一直在跟自己斗“狠”。《塞影记》面世以后,我听到最多的赞扬,就是这个“温暖和坚韧”,还有“深情和大义”,这让我感到宽慰。

记者:小说中雷高汉的视角停留在去县城寻女儿的場景,是改革开放以后了,他的故事为什么没有继续向后延伸,而是直接跳到了108岁?

马平:金海棠在戏台上那一个鞠躬,事实上完成了她父亲雷高汉口述历史的谢幕。“我”为雷高汉人生后面的三分之一做过一个总结:“务农,识字,读书,上网,看电视,写毛笔字,等待。”这并不是说,雷高汉人生前面的三分之二精彩纷呈,其后乏善可陈。事实上,他的故事虽然没有向后延伸,但在前面已经有了碎片式的交代,在后面也有零星化的补充,比如修路和识字,还有写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在后面的漫长岁月里,雷高汉的日子终于平静下来,坚持着他的等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不让雷高汉再诉下去,这体现了年轻一辈对他的体恤。他还活着,他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强劲的信息,已经足以让我们凭着想象去填补他那不会塌陷的人生。

记者:如今普遍在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实则面对的都是如何处理一个个具体细节的文化资源,如何呈现一个个典型人物的时代性格,从《草房山》到《塞影记》,你对书写“中国故事”有哪些感悟?

马平:《塞影记》面世以后,我留意到一篇题为《回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评论。文章里说:“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终于以昂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塞影记》传达的就是一种这样的精神文化的回归。”我理解的“中国故事”,无论新旧,无论传统和现代,都必然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根脉。当然,每个故事并不会因了一个笼统的文化观照而显露单一的面容,具体说来,《塞影记》所传达的“情义”二字,就更要独一无二的故事去支撑,更需要雷高汉这样站得起来的人物去支撑。说到底,“中国故事”只能靠中国力量来支撑。我还想说的是,尽管雷高汉有着不容混淆的面影,但是,他又有着千千万万中国男人共同的面影。

(《文学报》记者 郑周明)

“双城绿动话发展 川渝作家环保行” 共谱生态文学新华章

7月24日,“双城绿动话发展 川渝作家环保行”作家们走进了重庆市渝中区黄沙溪环保绿化基地。当展厅呈现“无废城市”倡导的“低碳出行、无纸化办公、垃圾分类、粪污洁净”等生动画面时,回顾六天行程,从四川合江县到山城黄沙溪,其间环保工作者们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无不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与美好生活。作家们也切身感受到文学创作与生态环保建设之间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和融合,不再抽象而空洞。

这六天行程满满而充实,路线迂回曲折,主要沿着河流与乡村行进,沿途的点位分别经过了四川合江县赤水河、泸州市长江上游、泸县濑溪河等;以及重庆永川区长江段、北碚区嘉陵江和山城黄沙溪长江段等。而那些与江河有关的生态保护画面和故事,就成了记忆中永恒。在长江上游,为了红嘴鸥的自由飞翔,云贵川相关环保部门三省联动,出台一系列保护措施,开通了一条候鸟迁徙的绿色通道;在濑溪河流经的地方,四川泸县和重庆荣昌区、大足区协同作战,共同保护流域母亲河,让它成为血脉和精神的故乡;在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重庆北碚区和渝中区出重拳治理城市污染和节能减排,确保大西南的水上黄金通道畅行无阻。

这六天所在地环保部门都精心安排了当天所要走访的点位,内容丰富而独特。采风团作家们冒着酷暑,深入到环保建设第一线,亲身参与和体验,从不同侧面和方位看到了每个环保人为之付出的努力和辛苦,也了解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环保细节和疑惑。在四川合江县的污水处理厂,眼见浑浊的污水被净化成涓涓清流,融进了长江母亲的怀抱,留下了长江出川的壮美风采;在四川泸县,一车一车的新鲜农肥从乡村运来,进了专门的车间,被除臭、烘干、碾碎、包装等,完成了乡村污染源到农家有机肥的华丽转变;在重庆永川区,隔着垃圾处理厂厚厚的两层玻璃门,看见垃圾们被巨大的铁爪送进焚烧炉,然后被发电,送进了城市的千家万户;在渝中区黄沙溪,跟着污秽不堪的城市粪污一起,走过这里各种不同的车间,想象着它们在里面被各种净身,最后看到成品竟然可以是一瓶瓶可供饮用的矿泉水,或者是一袋袋可以用作花儿盛开的有机肥料时,无不感叹科技真正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这六天的采风过程中,正是那些奋斗在环保建设第一线的普通人,是他们拼力干出的那些不平凡的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作家。在四川合江县,每年10月至次年4月,耄耋之年的退休老人赵庆群,每天上午都

会拎着一大袋面包到滨江路给红嘴鸥喂食,红嘴鸥们像儿女们一样迅速齐聚,飞落到他的肩上、头上,赵庆群因此被合江人亲切地称之为“红嘴鸥奶爸”;2014年,泸州市生态环保中心监测站副站长闫海全,因工作需要援藏105天,他克服了严重高原、重感冒等困难和疾病,在海拔4520米的地方,为内地环保人留下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美好形象,为此获得四川省第一届“最美基层环保人”称号;现任泸州市纳溪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的罗勇,曾在泸州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从事环境执法工作多年,在他的公文包里,始终放着一包PH试纸,一把手电筒,一块印泥和一套空白的办案调查询问笔录……后来被推广为泸州市环保工作必备“四件套”,他也获得四川省第四届“最美基层环保人”荣誉;在重庆市北碚区,重庆驭舰科技有限公司的李顺西南大学毕业后,利用所学的生物专业自主创业,坚守废弃农膜的回收再利用,干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甜蜜事业;2018年11月29日下午,北碚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徐远征在工作中突发疾病晕厥,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去世,而他生前所负责的地方,正是现在重庆北碚的网红打卡地——缙云山黛湖……

巴山蜀水,一衣带水。一路走来,青山满目,清水长流,湿地花红柳绿。通过对巴渝两地各个相关环保部门所做工作的实地走访交流,很多积压在人们心底的迷惑也一一解开,比如污水和垃圾怎么处理的,空气质量怎么监测的等等。原来平凡的工作岗位也有很多不平凡的事儿,让天更蓝和水更清也不是小事儿。而环保人努力保护自然的执着,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也深深感染了作家们。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是自然的一部分,两者相融共生,才是幸福生活的真谛。敬畏自然,书写自然,唤醒更多人心中美好的爱恋,也是一次快乐的书写和行走!

自此,由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省作家协会、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办,四川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四川省小小说学会、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文学院承办,四川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刘裕国、四川小小说学会会长欧阳明、重庆市作协副主席张兵、李元胜等带队,章夫、凸凹、张生全、邹安音、唐力、李燕燕、强雯、宋伟等成员组成的“双城绿动话发展 川渝作家环保行”采风活动全部结束,期待巴蜀大地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掀开新的一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谱生态文学新华章。(邹安音)



《深秋的上弦月》座谈会在江油召开

7月24日,孟文治长篇小说《深秋的上弦月》座谈会在江油召开。座谈会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创研室、绵阳市作家协会、中共江油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马平主持。来自省作协、成都时代出版社、绵阳市作协、江油市文联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

《深秋的上弦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讲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江油的风貌以及在那个时代

小人物身上发生的一些故事。大家结合《深秋的上弦月》所包含的江油地域文化元素,围绕江油地域文化的历史地位、形成发展、内涵和特点以及江油地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等展开研讨,还对《深秋的上弦月》的写作技巧、叙事角度、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了点评。整个研讨过程气氛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所提出的看法观点鲜明,为孟文治的后续创作提供了好的建议。(隆婷婷)

《此心安处是宕渠(2020卷)》出版

日前,由渠县宕渠文学院主编的90余万字的《此心安处是宕渠》2020诗歌、小说、散文卷,正式出版发行。该集是宕渠文学院首次从渠县籍作家、诗人2020年在各级报刊

发表,获奖作品中,择优选编的文学作品集成,是当代渠县文学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填补了当代渠县志史空白,为后世研究当代渠县文学留下了珍贵资料。(杜荣)

一对文学姐妹花记录 19 位扶贫人 一大拨作家书店赏析《先行者》

2017年,由四川省作协联合四川省扶贫开发局(现乡村振兴局)开始了历时4年的“万千百十”文学扶贫活动。活动犹如一场春雨,催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由青年女作家沙马石古和罗薇合作采写、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先行者》便是其中一部。

今年7月26日晚,一场名为“通往云端的路”的《先行者》分享会,在三联韬奋书店(成都宽窄巷子店)举行。沙马石古和罗薇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她们采访“先行者”背后的故事。包括李春雷、李骏虎、伍立杨、马平、蒋蓝、彭家河等在内的一大拨作家,围绕《先行者》展开了讨论。

沙马石古是来自大凉山腹地的一位彝族姑娘。她大部分亲朋好友如今依然生活在大凉山。每逢佳节回家乡,发现道路两旁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门对青山水环绕,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让记忆

中熟悉的环境不断发生着变化。这让沙马石古开始思考,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历史时期,自己能为脱贫攻坚做点什么?自己能为这份伟大的事业贡献点什么?于是,她与在四川省乡村振兴局工作的好友罗薇不谋而合,决心用笔力、脚力、眼力、脑力书写这场战役中无私奉献的时代先锋们。

2020年,沙马石古和罗薇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从川西南走到川南,从川南走到川东,走最高的山、最远的路、最典型的人物、变化最大的村庄。她们一路奔波,一路感动,同样也是一路的收获。

有评论说,《先行者》的两位作者本就是两个先行者,她们是一双因文学而走到一起的姐妹。她们走近那些乡间的先行者,把那些第一书记、基层干部以及各类英模人物的事迹记录下来,汇成了这样一册沉甸甸的书,不仅让人感受到了沃土的沉醉,也感受到了繁花的馥郁……(张杰)